





人物志序

阮逸

撰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  
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  
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  
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  
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

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  
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  
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  
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  
重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  
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  
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  
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

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  
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  
爲治性脩身之樞栝其効不爲小矣予安  
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篋櫝一啓  
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

明邵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

一術明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

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

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

尚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

是以聖人立其教不易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

祇庸之德雖不易其方常以詩禮為首躬

南面則援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達衆善

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

謗毀何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

庸二八為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

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之聖人興德

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

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是故仲尼不

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衆

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四科之首叙生知

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

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

日月至焉者 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  
 豈能終之 蔽在無斷信者露誠蔽在 思狂狷以通拘  
 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 或潔已而無為在  
 抗之材 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  
 疾恠恠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厚貌深  
 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 又曰察其所安觀  
 為則似託不得逃矣 行言必契始以求終  
 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行必覩初以求卒  
 則中外之情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不詳  
 粗可觀矣 庶政之業荒矣 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

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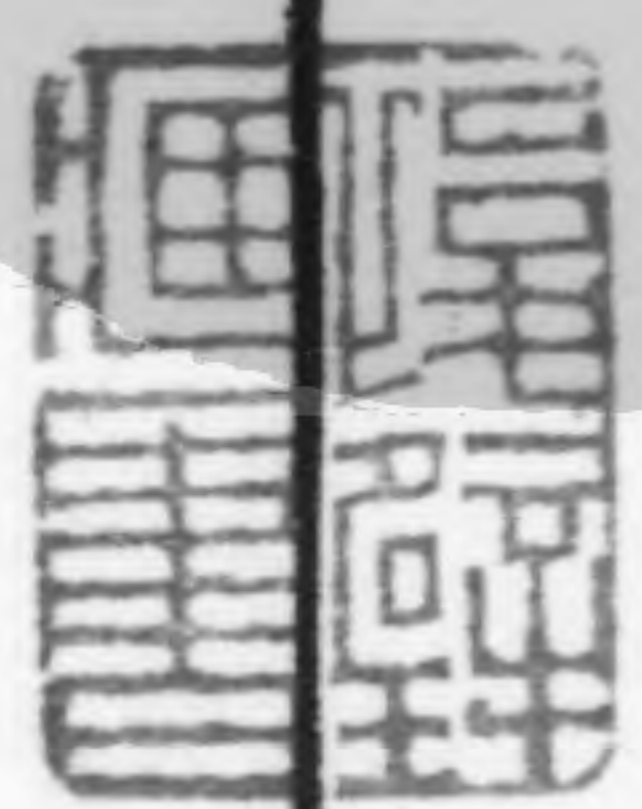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下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

性質稟之自然情  
變由於染習是以

觀人察物當  
尋其性質也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



之察其孰能究之哉能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

照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質不至則

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

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

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凡人之質

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

也田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

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醜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

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雖超

不和必有毀衡碎首决胃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坎離耳

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

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或失之於耳故明白

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玄慮達於止靜以

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玄慮之人識靜

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智乏應機

構以之濟世則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暎不能外光以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

委守成於玄慮然後動二者之義蓋陰陽

之別也之陽動陰靜乃天地若量其材質稽

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

血勇色赤中動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為母故氣色

從之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

則偏性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弘毅弘毅

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之質氣清

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

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為信之基

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

決也金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而暢者謂

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

水流疏達為智之原原不能成

通微不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

五物天地之常

氣五德行人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温直

而擾毅木之德也

温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剛塞而

弘毅金之德也

剛而不塞則決弘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

敬水之德也

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亂寬栗而柔立

土之德也

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砥火

之德也

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砥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

乎五質

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常在於五故其剛柔明

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

味各如其象

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

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

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踟踟德

容之動顛顛印印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

心氣於內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容見於外一聲和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有

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

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

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

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骨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為徵

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故仁目

之精慤然以端視心不傾倚則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之材以勝

體為質者也未威不能不厲而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敢怯是故直而不柔

則木木彊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臙

固而不端則愚專已自是氣而不清則越

辭不清順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是故

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決

之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五

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凝是以目彩五

暉之光也心清目朗故曰物生有形形有

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其儀象下至阜隸牧能知精神則窮理盡

性聖人能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性之所

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然

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

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惠

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

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

之夾在於氣於躁氣冲次於靜矣惓懾

之情在於色由情惓色悅由情懾衰正

之形在於儀由儀形正由儀肅態度

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衰動緩急

之狀在於言則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急其為

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

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

也孰能與於此其人其九徵有違違為乖則偏

雜之材也或或聲清色懌而質不平淡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偏材荷一而儀不崇直中庸之

度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猶百工衆伎兼

材之人以德為目仁義禮智兼德之人更

為美號待道不可以一體說德不可以一方

德凝然平淡與物而不為仁齊衆形而不為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居履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仁大

不可親大義不可報無具體而微謂之德

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施仁以親物立

而成德抑一至於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亦其次也一至於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

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直而

非通而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

也無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依似皆風人

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末流之質不可勝

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蕃徒成羣

體別第二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

鹹而不齷謂之淡耶質而不縵謂之質耶文而不績

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居醜淡之

而之際是以望之儼然即之變化無方以達

而文言滿天下無辭費

為節應變適物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

塗而拘者不逮地然無為於夫拘抗違中

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養形至甚則虎

薄則病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

訐訐於剛厲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生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

於怒懦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

生於慎慎疆措堅勁用在損幹失在專固專已生

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傲宕生普

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清介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休動磊

落業在攀躋失在䟽越䟽越生沉静機密

精在玄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撲露徑盡質

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多智韜情權在

譎畧失在依違隱違生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

是以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抗

或抱石沉軀或負石沉軀猶晉楚帶劍處相詭反也晉自

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或抱石沉軀

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誹或抱石沉軀

皆不異此反是故彊毅之人很剛不和不或抱石沉軀

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為

撓弱抗其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很彊

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



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能權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

順為恒竭其勢以順恐為恒怯而是故可

與涉難難與居約約奮悍毀跌何懼慎之人

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以勇為狎

增其疑以勇趨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全

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凌措之人秉意勁

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

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

執意堅持何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

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以措正為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

約之心能立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

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拘介為狷戾而

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狷

介之人砥南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弘普為穢雜而是

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津隘何休動

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

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是故可以進趨

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沉靜之人道思迴

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悞

以躁動為麓疏而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

速思慮迴復何樸露之人中疑實礪不戒

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

而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實礪

信之心之能韜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

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歛盡為愚直

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譎離正何

夫學所以成材也彊毅靜其抗恕所以推

情也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守固

性分聞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

之性已成激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

許之心彌篤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

意之所非不信者逆信推已之信謂人皆

也詐者逆詐推已之詐謂人皆詐故學不

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能入何物能周也此

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

用入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三材為源習者為流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

志有清節家行為範有法家立憲有術家慮

無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

有伎倆工錯意巧有智意能疑有文章屬辭有

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辨應對捷有雄傑膽畧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

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竒妙是謂

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

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習者為流也清節之流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

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思不及遠

而能受一

官之任錯意施巧

務在功成故巧意生

是謂伎倆張

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故不垂則

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

不足

長於權者必短於正

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

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

非法無以正非德無以正

興術是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

事之材也

耳目殊管其用同功羣材雖異成務一致

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衆材達衆材既達

則人主垂拱無爲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爲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道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法禁制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暴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三材而徵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事也以佐師氏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天官

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文章之材

國史之任也憲章紀述辯給之材行人之

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轄

師旅討送迎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

體何由寧理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

譬大匠善規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矣

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不

得經其直雖目運規矩無由成矣

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

不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

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夫理多品則

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

事違也情詭理多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情有九偏以情犯明

流有七似似是而非說有三失辭勝理滯

難有六構疆良競氣通有六能聰思明達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化以道

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之人情樞機情之

理也觀物之情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

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

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是故質

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質性警徹權畧機

捷容不遲鈍則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

為理故審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

於理煩也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質

性機解推情原意容不妄動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

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

情動於性情勝明則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於真

用意龔粗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剛性

則志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論法直則括處

而公正性厲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理

則滯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端確指

機理則頽灼而徹盡性確則涉大道則徑

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

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遺理細故浮沉之

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序疏數則豁達而

傲博性浮則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志傲

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脫聽辯說

則擬鏗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

無根易悅故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

疾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性恕則趨時務

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人力不休



彊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

順擬疑難則濡悞而不盡理順故好奇之

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造權譎則侷儻

而瓌壯性奇則尚麗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

故恢詭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

以為理非相蔽終無休已是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

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

弘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內實不知有

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實自無

言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

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有慕通口解

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於解有因

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為跌則

掎蹠理已跌矣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辭窮理屈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凡此七似衆人

之所惑也

非明鏡焉

夫辯有理勝

理至不可動

有辭勝

辭巧不

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

微妙而通之

說事分明有如粉黛

辭勝者

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

以白馬非

而服于人及其至關

夫九偏之材有同有

反有雜同則相解

譬水流

反則相非

猶火

水雜則相恢

亦不必同又

故善接論者

度所長而論之

因其所能

歷之不動則

不說也

意在拘馬

傍無聽達則不難也

凡

難講為

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

彼意在

以馬彼意太同

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以

入圓理

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

辭附於理

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

辭遠乎理

不自明况

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

自意

誰聽

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

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

逐其言舍本

而理未則辭構矣以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

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

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不善攻彊者引

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擊誤挫銳理之難也

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羣言交錯善躡

失者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

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因屈而抵其性則

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常所思求久乃

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已

久思而不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忿恨夫

盛難之時其誤難迫且當避之故善難者

徵之使還氣折意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

雖欲顧藉其勢無由棄誤顧藉其勢無由

則妄構矣妄言非訾凡人心有所思則耳

且不能聽思心一至是故並思俱說競相

制止欲人之聽已止他人之言人亦以其

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已

出言由彼方人情莫不諱不解謂其不解則性諱怒

諱不解則怒構矣不顧道理是非凡此六

構變之所由與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

造事立義當須理定故雖有若說而不難

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知何

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理多端矣

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

回聽哭蒼思能造端子展謀侵晉乃明能

見機史駢觀目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

足為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守能待

攻墨子謂楚人攻能奪守毛遂進曰

楚不為趙也楚奪能易予以子之矛易子

窮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

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

適有一能所謂偏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

目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

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

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

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

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

易予謂之留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

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即同

相是是以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

避其短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下聰

叡資給不以先人常懷退後善言出已理

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見人

過跌輒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贊人

則人人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胡故反與

諱眇寤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已有武力

之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

者害采蟲聲之善音不以聲醜贊愚人之偶

得不以人愚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

氣折謝不悵不避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

矜理自勝耳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

不貪勝期於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

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至當是

人物志卷上

